

把脉国产剧

流量明星退场后，挑战“演技派”的时候到了

张斌

2019年，国产剧一个显著的变化是流量明星退场，演技派重获资本认可出演了一批大剧，如《神探柯晨》《在远方》《奔腾年代》《光荣时代》《河山》等。然而，和之前人们的期待不同，多部由演技派“挑大梁”的电视剧作品并未形成市场爆款，还在弹幕视频、社交平台、评分网站上受到观众网友多方面的质疑，其中原因颇值得探讨。

流量明星退场之后，一些电视剧创作中的问题开始浮出水面。事实上，一部电视剧优质与否，演员并非唯一的核心，题材选择、剧本质量、导演水平以及价值取向等都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只有整体质量提升之后，演技派的春天才不会遭遇倒春寒，国产剧也才能永葆艺术的春天。

►电视剧《在远方》剧照



创作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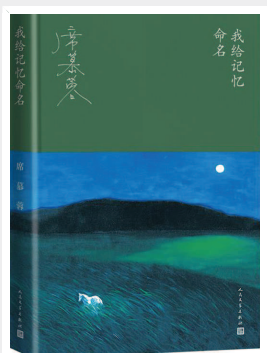
遇见一首三千年前的诗

席慕蓉

席慕蓉新作《我给记忆命名》近日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书中有一篇章《关于一首叙事诗的几堂课》，记录了她和叶嘉莹围绕诗歌写作的几次对话。

席慕蓉视叶嘉莹为导师。而从今天本版刊发的这篇创作谈来看，叶嘉莹给予席慕蓉的最重要的东西，不是应该怎么写诗，而是如何与诗相遇。

——编者



▲《我给记忆命名》席慕蓉 人民文学出版社

感谢机缘，让我作为一个追随者得以追随叶嘉莹先生的两次还乡之旅。叶嘉莹先生在十一岁的时候，她的伯父对她说：你是蒙古族人，我们的先祖是源自蒙古高原上的土默特部，之后住到东方迁徙，来到了叶赫水，因此这一部分的部族就用这条河流的名字——叶赫水——作为部族的名字，叫作叶赫那拉。“叶赫那拉”在蒙文中的意思是“巨大的太阳”。之后的几十年里，她一直在想，叶赫水还在不在？是不是有一天自己可以走到这条河流的旁边？

几十年了，不只是对于叶先生，对每一个人来说，要去寻找自己遥远的故乡都不是很容易的。一直到了二〇〇二年的三月，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叶先生说：“席慕蓉，如果你能够找到叶赫水，我就跟你一起回去。”听到这个命令，我心里很惶恐，我怎么可能找得到？幸好我的朋友、住在沈阳的内蒙古作家鲍尔吉·原野先生伸出了援手，他拜托《沈阳日报》的记者关捷先生去寻找这条河流。几个月后，好消息就来了。我们得知，叶赫水就在吉林省梨树县，而且还在流动，还是一条很美的河流。

那年九月，在吉林大学的帮助下，我们跟着叶先生到了叶赫水。叶赫水虽在，但是叶赫那拉部族的旧城已经消失了。我们到那个地方后，看到的一大片一望无际的玉米田。秋天玉米的叶子有点干了，所以风吹过的时候还有声音。那天有一轮很大的红太阳，但是因

为有雾霾，而且到下午了，所以那个太阳有些模糊的感觉。据说，叶赫那拉的旧城就在玉米田中间微微高起来的一个土坡上。有人担心叶老师走冤枉路，就先跑到那个平台上去看，看完后回头跟叶先生说：“您不要上来了，这上面什么都没有。”幸好叶先生没有听从这善意的劝告，还是自己慢慢地走了上去。我们都觉得不应该跟着叶老师，就站在平台底下，看着她一个人站在那儿。

在叶老师的后方，高大又茂密的玉米已经长到平台上来了，就紧贴着她。当叶老师转过身来，这些玉米枝干就像墙一样逼近到她眼前。叶老师静静地看了一会儿，大概有十秒或者十五秒的时间，然后就忽然侧过身来，对站在平台底下的我们说：这不就是《诗经》中的那首诗吗——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就在这个看似荒芜的地方，叶先生却遇见了那一首三千年前的诗。这次相遇，又一次照亮了这首诗。因为这次原乡中的相遇，叶先生赋予了三千多年前就被写就的那些文字新的意义。原来，诗可以是这样的。那个时候你可以是一位真切受到感动的读者，你也可以是这一首诗的作者。

叶先生用她自己的生命、用她一生的坎坷、一生的坚持来向我们证明，你可以在一座一无所有的平台上遇见一首诗。（作者为知名作家）

题材与内容割裂：故事情节背离观众期待

从今年不少电视剧的题材来看，不能不说创作者具有艺术发现和选择的眼光。《在远方》讲述了快递业的兴起；《光荣时代》对人民公安的斗争故事进行了刻画；《奔腾年代》以新中国电力机车的研发作为贯穿全片的线索；《河山》追忆了一段西安事变前后八路军英勇抗日的历史；《神探柯晨》试图打捞军阀混战的民国时期的探案传奇……然而这许多看似令人眼前一亮的题材却没能让观众满意。

故事无法支撑题材是这些电视剧存在的通病。《神探柯晨》以民国时期天津的“审讯高手”柯晨与“刑侦悬疑剧”为卖点，此类电视剧的重点应当在于“探案”与“破案”、“设密”与“解密”之间的戏剧张力，而这正是该剧所缺乏的。观众在观剧后发现剧中罕有烧脑的逻辑、疑点重重的案件以及诡谲的人物形象，案件的侦查与勘破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人物台词来推动的，失望感不能油然而生。这种情况在《河山》中同样存在。剧中对战争场面的描写并非是通过场景刻画，而是人物的语言叙述，即使有对战争的直接展现，也显得非常草率粗疏，难以支撑观众对抗战战争场面的基本期待。

如果说前述情况是题材和内容之间的匹配度不够高的话，另一种情况则是故事背离题材设定的核心要素，形成故事与题材之间的悖反。通俗地讲，就是观众在剧中并没有看到题材自身所必然指向的故事内容，而是被其它一些东西——主要是情感表达——所劫持。《在远方》要表现的是我国快递业的发展和主人公的创业经历，但剧中的核心情节构架则是几位主要人物之间的爱恋纠葛，创业本身倒成了他们的背景。在《奔腾年代》中，男主角常汉卿的身份被设定为新中国电力机车制造专家，整部剧的基调也奠定在了我国电力机车的制造与发展之上。但是从开篇到结尾，对于电力

机车事业发展的呈现十分有限，大量篇幅用在常汉卿与金灿灿的感情戏上。直到结局，观众对火车究竟是怎样制造，中间又经历了哪些艰苦的探索依然一头雾水。在男女主人公庞杂的感情戏之中，淹没掉的是题材本身具有的质感和对大众吸引力。

故事背离题材还有一种表现，即细节呈现与题材设定的历史语境不相符，不仅没有还原典型环境，而且与该剧表现的历史年代相差过远，从而使得真实性大打折扣，令观众难以进入戏剧情境。在《光荣时代》的弹幕评论中，许多网友质疑剧中人物的服装过于干净整洁，潘之琳饰演的白玲也因为时刻化着精致的妆容而被网友评价为“像是从2019年穿越过去的。”

演员与角色割裂：人设乖张限制演员发挥

演员与角色的割裂，表现在没有更多如“苏大强”“林耀东”那样为大众津津乐道的人物，甚至观众明知演员们在“飙”演技，但是却不知道他们在“飙”什么。其根本原因还在于剧本故事对角色设定导致的演员创作欲望不强，发挥空间受限，演技无处安放。正所谓对演员也需要遇到对的角色。

对于在意眼缘的观众而言，演员和角色是否能在某种程度上合二为一，形成“就是他（她）”的审美体验，是电视剧成功吸引观众的第一步。否则，演员和角色之间不但不能相互成就，甚至会相互伤害。《在远方》中，刘烨、曾黎、马伊琍饰演的角色一出场就引发了观众的争议，四十多岁的他们要扮演二十出头的模样，无论如何化妆造型减龄，岁月的沧桑感已经难以掩饰，直到随着时间的推进和剧情的展开，几个人因年龄让观众产生的不舒适感逐渐消退。该剧导演陈昆晖提到不用年轻的流量演员，是因为“流量演员演不出剧中人物之间的那种情感”。但年龄较大的演员饰演年龄跨度较大的人物角色，虽然保障了表演质量，大部分却需要牺牲角色应有的状态。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殷桃在《鸡毛飞上天》

天》、孙俪在《甄嬛传》中的表演，就不但克服了年龄的局限，而且实现了角色塑造上的跨越，迎来了表演上的大突破。

同时，演员演技的发挥空间，是需要角色的人设来提供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典型形象的问题。在《人民的名义》中，吴刚饰演的“达康书记”之所以能深入人心，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其所扮演人物具有的独特性与典型性。但在《神探柯晨》中，吴刚饰演的孙满堂不仅缺乏典型性，并且人物前后的行为举止也缺乏逻辑。在一开始的出场中，孙满堂身披红色的斗篷，做出超人的动作朝着镜头奔来，站定之后以一句“生存还是毁灭，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开始进入故事，让人感到莫名其妙。在后续的剧情中，孙满堂这种符号化的表现比比皆是。同时其性格和身份转化也同样缺乏铺垫，仿佛突然之间就黑化了，无法让该人物与观众之间建立情感联系。其人设与性格逻辑的这种单向性，难以让演员的演技有深入表现的可能。

相比之下，一些角色虽然具备发挥空间，但是人物设定却不受欢迎。《奔腾年代》中人为设定的常汉卿，刚出场时的一系列举动便难为观众所喜。他以蛮横的态度拒绝了金灿灿的一系列请求，并讽刺金灿灿为“没有进化完的猴子”，时刻彰显着知识分子身份的优越。同样，以战斗英雄身份出场的金灿灿也没有获得观众的好感，她并没有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过人之处，反而给人浮夸、粗莽、空喊口号的印象。两个非正常角色虽然很特别，但一点儿也不典型。

艺术创造与价值诉求割裂：脱离现实违背艺术规律

电视剧是一种大众通俗艺术，其艺术规律要求创作者要在艺术创造与大众表达、视听娱乐与价值伦理诉求之间取得平衡。而今年部分电视剧作品导演、编剧的个人风格过分彰显，将视听娱乐的感官追求置于伦理价值表达之前，使得作品无法承担其艺术野心之重，结果呈现出一种怪异或者扭曲的样貌。《神探柯晨》的一开始，伴随主角面

对镜头与观众对话这样一种“陌生化”的艺术表达方式，是长长的运动镜头与精致的画面，形成了一种与众不同的电视剧风格，给观众以极大的期待。但当戏剧化的艺术倾向在剧中继续以大量风格化台词，如“我们究竟做什么样的美梦，这不得不使我们踌躇满志”“与其撒得干净，倒不如大大方方地悔恨”得到表现时，这种带有莎士比亚戏剧画风的台词与悬疑破案剧的类型设定之间就产生了巨大的美学鸿沟，导致观众对剧中人物难以产生认同感，更无法形成共情效应。这种情况，当年在《我的团长我的团》身上也发生过。而在《在远方》中，对于路晓欧和霍梅心理学专业研究生身份的设定也颇为牵强，除了开头以此连接诸位主角之外，对后续剧情的推动力十分微弱。在“心理学”光环的护佑下，路晓欧帮姚远摆平了人生和创业中的各种难事，成为玛丽苏角色的另一种翻版，却唯独无法解决自己面对爱情时的心理困惑。另外，剧情中段开始就基本上进入商战模式，虽然嵌入了非典、网商、App、大数据等有时代感的情节，但这些内容与创业精神之间存在不小的距离，导致剧情组织感明显，与现实生活之间存在错位。

另外，电视剧在剧情设定上需要与社会主流伦理价值形成呼应共振，才可能引发观众的精神共鸣。如前所述，从题材选择的角度而言，这些电视剧显然具有明显的社会正面价值，但一些具体情节的设计却在局部引发观众对此的质疑甚至反感。《奔腾年代》中的常汉卿对金灿灿冷嘲热讽故意为难，在不喜欢白曼宁的情况下欣然接受伪装自己与白曼宁订婚的说辞，其道德底线难以托起知识分子的角色设定。《神探柯晨》在第七、八集对于金金被害一案的处理就引发了网友的热议。校园暴力的几位施暴者仅仅朝着受害人金金的遗像哭着道歉，接着便收获了台下听众的一片掌声。受害人的养母在施暴者轻描淡写的道歉声中原谅了她们，并将她们拥入怀中。而调查此案的警官向羽在安慰金金亲生母亲时，所用托词竟然是受害人“现在内心也经受着煎熬，这对于她们来说，就已经是惩罚了”。（作者为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

书间道

什么导致了育儿方式的差异？

——评《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

陈剑

围绕育儿产生的焦虑，仅仅是因为“望子成龙”吗？

新近引进出版的《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一书，在不少白领父母群中成为新的热点。这本书是由西北大学经济学教授马塞厄斯·德普克和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法布里奇奥·齐利博蒂根据多年的育儿经济学研究总结而成。两位教授试图回答这些问题：

童年宽松的育儿，为什么纷纷开始“推娃”？是爱，是对未来的恐惧，还是不甘落后之心？

养育孩子在全世界都正变得越来越“昂贵”；教育，投入多少才算够？

他们的主要观点是：育儿的观念



▲《爱、金钱和孩子：育儿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格致出版社

和方法，虽然和文化相关，但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因素决定的。在社会不平等程度较大、同时教育有较大的概率改变个人的社会地位的情况下，父母就会在育儿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

应该说该书在这方面还是做了功课的，从发达国家数十年间育儿观念的变化，到各个国家的育儿哲学的差异，以及同一国家内部的不同社会阶层的育儿方法的差异，都给出了详细的案例和讨论。除了当代的育儿现状，两位作者还从更长的历史维度（为什么严苛的教养方式曾经风靡数个世纪，而现在的父母却避免在子女做错事时进行严厉惩罚）以及性别维度（为什么以前的父母对于女儿的教育要求低，而现在子女女儿都被推）、养育子女的经济决策（到底生几个孩子是最优决策）等方面，考察了欧美不同社会阶层在育儿观念和教养方法上价值观念的形成与传递。

作者发现，父母对于子女教育的态度取决于两大因素：社会不平等程度和通过教育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应该说这个解释还是比较靠谱的：社会的不平等给了父母重视教育的动力，而教育的回报使得这种动力能够转化为结果。如果社会存在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无法通过教育、而是通过其他方式才能改变

变，那么父母也不会有足够的动力去推娃。想想《红与黑》的时代，法国社会往上的阶梯是宗教、军功和婚姻所决定的，难怪于连先后青睐黑色的教士服和红色的军装，并追求贵族小姐。

作者的结论在实证数据中似乎也得到证实。如果我们考察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程度，美国是最高的，北欧国家（瑞典、挪威、芬兰、丹麦）的不平等程度最低，而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等国家的社会不平等程度居中。社会阶层间的流动性也是与此高度相关的，越是不平等的社会，社会流动性也越低。无独有偶，不平等程度、社会流动性与教育的成本（尤其是大学学费）也存在着正相关的关系。很明显，社会越不平等，向上的流动性越低，父母越愿意花费更多的钱在教育方面为子女铺路架桥。

同时，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父母工作更长时间，同时会花更多时间照顾孩子。这一点也比较好理解，如果向上流动性被定义为孩子移动到教育金字塔顶端的可能性，那么在这一方面已经比较成功的父母自然会采取同样的教养方式对子女施加影响。根据书中统计，在父母双方最多只接受过高中教育的家庭中，孩子获得更高学位的概率也只有10%左右。

但是，本书并没有能够解释少数族裔，尤其是黑人在美国所面临的教育困境。很多黑人把成为体育明星和娱乐明星作为走出贫困和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出路，而忽视教育。在美国城市里黑人占多数的学校，很多黑人学生把学业差作为一种骄傲，甚至孤立那些努力学习的黑人同学，称他们想“变成白人”，试想在这种环境下，需要多大的毅力才能脱颖而出。而这种自我隔离的心态，是增加教育投入无法改变的。

另外，由于书中观点立足于对西方的研究而展开，因此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不同国家的父母在教育子女上的差异，是否纯粹由社会不平等导致？这个解释是否也会犯类似纯粹用地理因素来解释东西方性格差异的片面错误？很多人都认为，在美国，即使是典型的白人“直升机父母”也不如亚洲父母那样严苛，而本土亚洲父母要比美国亚洲裔更严苛，但是亚洲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并不高于美国。

当然，本书并非一本育儿指南。作者也说明，他们无意比较各种育儿方式的优劣，只不过想解释父母是如何做出选择的，以及是什么导致不同代际不同地区在育儿方式上的差异。套用一句老话，经济学是让我们了解自己如何做选择，而社会学是让我们了解自己为什么难以选择。（作者为金融学博士）